

请问芳名

■ 张人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请问芳名

张人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四重奏/刁斗等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1

ISBN 7-5387-1615-7

I. 情… II. 刁…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349 号

情爱四重奏:请问芳名

作 者:张人捷

责任编辑:叶天洪 李东亮

装帧设计:新漫画网站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霸州市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600 千字

印 张:32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615-7/1·1548

定 价:(全四册)56.00 元

第 1 章

我正费事地往我的西拉花店里搬着一盆大巴西木，绿叶子呼啦啦作响，糊住了我的视线，摩挲在我的脸颊上，麻匝匝的痒，腾出手去拨拉叶子，电话在这瞬间响起，激得我心中一凛，差点闪了老腰不说，巴西木摔在地上，大花盆碎了，湿的泥土颗粒掉在地上，想要去抢救巴西木，电话却响个不停，我心烦意乱，干脆坐下来，只望着电话发呆，擦着手心里的汗。

现在我总是被一些突然而来的细微声音惊出身冷汗，好象做了多少亏心事似地，哼，做了亏心事的是他们，刚才的那个电话一定又是刘坤和他的女人，在另一端沉默着，想看我的笑话，我才不怕呢。

我去接了电话。

电话里传出了我从没听过的声音，是“只”男人。自从刘坤甩下我和窝窝，我就把所有的男人论“只”称呼了。那“只”男人还挺着急。

“是闻小童吗？”

“喂，你打错了。”

仿佛那人就在我眼前，仿佛他就是那个千刀万剐的刘坤，我不解气地冲他吼，全部的气急败坏都撒了出去，这才心满意足地把电话挂断，然后就只有空对着电话机发呆的份儿了。

不是我的气急败坏把刘坤赶走的，是另外的女人。就在三个星期前，在神秘的不出声的电话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后，刘坤站在我的床头，对我说，他要离开我和窝窝一段时间，至于原因，他没说，可就算他不说，傻子也知道他是为什么——除了女人，还有什么理由能让他做出这种铿锵的决定？

尽管我已经无数次地在心里想通了跟刘坤分手，可一旦他真的提出，我还是悲愤地楞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回他的话，他拉着我的手，缠绵地说：“别不开心，我会时常来看你和窝窝的。”好象他恩赐了我和窝窝，他的缺席，天会塌下来似地。

直到他走，我都不争气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望着他虚枉的背影消失，我想，天真的在刹那间轰然坍塌，要不是窝窝及时出现，我可能会追上刘坤，跪在他脚边哀求他回头也说不定。

他说话没算数。

自从他走出我们这个家门，他就一次都没有回来过。在这三星期二十一天里，我慢慢习惯着寂寞。虽然他在的时候我也寂寞，可那也是三个人的寂寞。大概刘坤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还是走过去拾掇那盆巴西木，电话又执着地响起，我刚



要生气地继续嚷，嘿，我还没怎么着他呢，他倒先不耐烦了。

“那你你是谁？”

“我是我。”看着他还要说什么，我立刻堵他的嘴：“告诉你打错了，你听见没有？”

那“只”男人听不出情绪地问：“那您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吗？”

“米拉索，哎，我叫什么，关你什么事？”

“可明明是闻小童的号码，怎么会错了呢？”

“你问我我还纳闷呢。”巴西木忽闪着绿叶子，在地上呆着。

我刚要挂电话，他问：“您在哪儿？”

“平安大街西拉花店。”没等我挂断电话，他已经消失不见了，这“只”男人，比我脾气还坏。我只是想不通，凭什么他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眼看着哗啦一声，我还没来得及抢救，可怜的巴西木又歪了几歪，再次倒地，顺着它的视线望去，一个年轻的女人已经横在我和巴西木之间。巴西木是她掀翻的，她长得挺好看。我正想问她哪儿来的那么大气力，刘坤的名字已经从她嘴里脱落出来。

原来她就是刘坤在外面的那个女朋友。这回终于肯显出真身了。

看着她被气歪了的五官，我冷笑一声，应该砸烂巴西木的人是我才对，是她抢走了我的丈夫。

我弯腰拣起巴西木，把它扶好，听见那女人在我身后咆



哮：“你跟刘坤离婚。”

“离婚不离婚，要他来跟我说。”我优雅地摆弄着巴西木的绿叶子，绿叶子发出唏嗦的响动，但愿不是我的手指在发抖。

象是变戏法一般，刘坤被从门口拎了进来，耷拉着脑袋，那女人指着他说：“现在他在这儿，你们俩提吧。”

刘坤望着我，又望望那女人，一脸无辜。这就是我当年哭着喊着要嫁的男人，如今面对两个女人，却不肯为其中的任何一个负责，不，是三个女人，还有窝窝，他自己的女儿，等会儿窝窝回来，看他怎么说。

女人可没我这么老实任由他盯着看，狠呆呆地说：“看什么看？反正我怀孕5个月了。”

刘坤只好谁都不望，他望着地。

我看到了出现在门口安静的窝窝，她正安静地望着屋里的情景，小小的身体，笼罩着黄昏的光芒，象镶了一层金色的毛边，大概是老天洞悉了我的荒芜，送给我的快乐天使。我的窝窝就是好，好就好在这种时刻，她从不多说什么，而我知道她站在我的一边。

于是我安静地对刘坤说：“找个时间我们把手续办了吧。”我不想窝窝听到再多，跟他们速战速决，随便他怎么收场。

女人把怀了5个月孕的身体挺得笔直，象是有9个月那么骄傲，在我朝窝窝走去路过刘坤和那个女人身边的时候，他们站在那儿没动。

“对不起，我要关店门了。”



我搂着窝窝，站着，女人拉着刘坤走了出去，刘坤临别哀婉地剐了我们娘俩一眼，我们娘俩一定是注了钢筋水泥的雕塑，岿然不动。

窝窝说：“妈妈不哭，有窝窝在。”

我笑说：“妈妈不哭，除非窝窝哭。”

窝窝说：“窝窝坚决不哭。”

我说：“那妈妈也坚决不哭。”

窝窝满意地笑，伸出肥胖的小手在我脸上摸啊摸的，象巴西木的叶子挠在我心上，说不出地惬意舒适与柔软，十个刘坤离开我，天都不会塌下来，我只要跟我的小窝窝在一起。我把脸贴在她温暖的小脸蛋上，把手埋在她的手掌心，她似个小妈妈在轻轻安慰着我这个受伤迷途的小女儿，有些时候真的很难说，谁是靠谁的存在才支撑着活下去。常识会让外人认为我是窝窝的唯一家园，可我知道，她是我的理由。

对了，我姐姐米多西要是看见我又在跟小窝窝起腻，肯定又要嘲笑我这个怨妇，哀怨的只能跟自己的女儿起腻撒娇了。

我去拽铝合金制成的防盗门，刺耳的重金属和门框摩擦在一起，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象是在替我们娘俩呜咽。

窝窝问我：“妈妈，你不是说要等我上了床才关花店吗？”

我说：“今天咱们提前收工，庆祝我们新生活的开始。”窝窝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跟着我去推自行车，有片阴影靠近了我们，寂静无声地，我紧张地抬眼望着影子的来源，紧

紧拽着窝窝，生怕她叫莫名的鬼怪给拉了去。

闪现在我们身后同时又置身于街道车流前景的是个陌生的年轻男人，他正冲着我们努力地笑，眉毛火烧火燎地拧着，掩饰不住的焦灼，急慌慌地问：“这是西拉花店吗？”

我再也不想见到陌生的面孔，于是我把一直友好望着他的窝窝抱到自行车后她的座位上，对年轻男人说：“关门了，要花改天再来。”说完蹬车就走。

我听见他在我身后的风中说：“你真的不是闻小童。”我笑，我当然不是什么闻小童，我谁都不是，我是米拉索。今年34，没有离婚胜似离婚，丈夫离家，一去不复返。从此要靠着西拉花店，独自带着女儿愉快地度过后半生。

景色不断地从我眼前恍惚滑过。我的心情正好。



第2章

还是先说说我自己吧。

走到如今的这一步，赖谁都是瞎掰，好好反省反省自己个儿，才是正茬。怎么就睁着人人都夸奖说挺大的眼睛，放着那么多的全乎人不理，单单挑了刘昆这么个祸嫁了？

夜晚睡不着，在空洞洞的房间里，摩挲着影集里刘昆的照片，象瞎子之熟悉盲文，我能在心里灰暗的每个卑微细小的角落说出刘昆每张照片的时间地点背景，冬天或者夏天，他穿的衣服，他的表情，他拍照时候的心情。

可就是这么个祸，此刻却不在这个房间里，他躺在另外的怀了5个月身孕的女人的身边，可是就在这样空洞洞的夜晚，我想念刘昆这个祸，抱着厚厚的影集，听着窝窝在漆黑中发出的的轻微鼾声，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得到天亮。

死死地盯着岿然不动的墙，我的视线似乎穿透了它的遥远，落到了24岁时的米拉索，她正匆匆走过火辣辣的街道，怕被晒化了似地想要迅速地寻找着阴凉，而阴凉就在这一瞬间降临，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她看见了26岁的刘昆举着把伞，站在离她们家不远的街道旁，为她举出了一片阴凉。



在那一瞬间，米拉索决定嫁给刘昆。

父亲米陆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姐姐米多西是第二个，妈妈赵小曜是最后一个。

父亲米陆说：“你怎么能嫁给一个音乐学院的行政干部？”

父亲就在音乐学院工作。我没吭声。

姐姐米多西说：“你长得又不难看，要是缺男孩，回头我到我们音乐学院去帮你划拉一个，准保个个都比你现在的这个强。”

她在音乐学院念书，吹长笛。我依然沉默。

妈妈赵小曜说：“我们家爸爸拉小提琴，妈妈弹钢琴，我吹长笛，就算你没有学音乐，怎么也得找一个竖琴，起码能跟我们凑成一个室内四重奏。”

什么逻辑。她在歌剧院弹伴奏。我开始暴跳如雷。把他们统统都吓住。

我咆哮着说：“我恨透了你们的音乐，我讨厌你们的噪声，打死我也不会去找一个竖琴，我也烦透了你们的假惺惺，我就是喜欢刘昆对我的好，怎么样？不同意，我就离家出走。”

在我们家，爸爸代表小提琴，妈妈代表钢琴，姐姐代表长笛，而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东城业余体校的一个花样游泳教练。参加过过的各项比赛从没进过前十，可浑身上下的伤痛，跟世界冠军一样多。

在米拉索离家出走的前夜，家人派爸爸做代表，来到米拉索体校的宿舍，对着始终面壁的米拉索，说：“我跟妈妈

和姐姐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你们结婚。”

米拉索站在那儿半天没动，望着她伸长了的影子，爸爸还以为她不肯原谅自己，于是又说：“妈妈说了，会在你们的婚礼上为你们弹奏《狂想曲》。”

其实他哪儿知道，那时候的米拉索正激动得抖个不停呢。

真想不出当年的米拉索哪儿来的那么大气力愤怒，现在的米拉索面对再次被迫的离家，可是恐惧得抖个不停呢。透过这面从结婚时候起就存在的墙，我象看一出别人的戏，找不到丝毫自己的痕迹。

我还记得，决定离家出走的那个黄昏，我坐在体校我宿舍的铁架床上，旁边是我拾掇好的行装，火车站右面的大钟下，7点整，是我和刘昆约好私奔的始发地，6点25分了，我读着手腕上手表的分针，祈祷它走得慢一点。

滴答，滴答，再滴答。

父亲出现在门口，我明了一切地背过身去，望着窗外，希望时间过得快些，好让我把这个消息去告诉刘昆。

当年的父亲刚一离开，我就奔去火车站找刘昆，时间是7点零9分，在火车站右面的大钟下面。而刘昆却还没有到，我反过来在那儿等他，让胜利塞满了胸腔，哪儿还顾得了他迟到的原因。

直到7点29分。

他手里什么都没拿象是从家里遛弯遛了出来顺便来看我一眼似地，显得贼头贼脑地。

可我看出来却没顾得上想明白的时候，我的快嘴就已经

胜利地告诉了他关于家里同意我们结婚的消息，他也就轻松地跟我一道跑到烤鸭店去庆祝我们的胜利。

那天的晚上，我一气喝了3大杯扎啤，嘴里嘟囔着要：“宾主频频举杯。”不醉不归地悲壮着。他也就在旁抿了小口的酒陪我，送我回家，我也许醉了，也许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回他的家，就是现在竖立着这堵墙的这个家。

在这个家，直住到现在此时此刻，公元2001年5月21日凌晨3点48分59秒。

透过这堵墙，8年后在夜晚独自悲伤的米拉索，对着8年前欢快的米拉索，快乐从什么时候起就没了呢？我手脚冰凉，给窝窝盖上被子，屋内并不很冷。

我姐姐米多西倒是嫁了个门当户对的，那个人不弹竖琴，拉二胡，二胡跟她在前两年也离了婚，比我还提前崩溃，我们家满盘皆输，爸妈什么都不再支持和反对，各自孤单地拉着自己的琴，弹自己的琴，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非常内疚，好象是我使得他们理想的室内四重奏最终没能实现。

然而一切还是确确实实发生了。

结婚不久，按刘昆自己的说法，不堪忍受我们家的白眼，愤然辞职，辞了职，本来答应他加入的公司就倒闭了，预言了他未来的命运似的，而我却没看到。

跌跌撞撞一年多以后，他挣了不到两万块钱，就财大气粗地要我离开体校，回家生孩子了。我整天挺着大肚子，在我父母的家里招摇我的闲在，通知他们我的英明。

刘昆已经不怎么回家了，妊娠期的女人多疑狂躁易怒，



并且孤单离不开人，常常是这边把刘昆骂了个猪狗不如，那边却不计前嫌地在我父母跟前哭哭啼啼，一辈子浸泡在虚幻之中的父母，哄不了这么麻烦的女儿，只会四手联奏《摇篮曲》。

父母视我如隐形人，看不见，吱吱扭扭着他们的琴，我的窝窝也就在这种胎教中出生。

窝窝是姐姐给起的名儿，她说我跟了刘昆这么个人，也真是够窝心的，就把这名字硬塞给了我们窝窝，在月子里绝望的活不下去的我，还没回过神来阻止，家里所有人包括刘昆在内就已经都窝窝窝窝的叫个不停了。

后来我查了查书，才知道，我那叫产后忧郁怔，可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些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就象现在，熬过了不眠夜，白天就会到来，这是一个我们从记事起就明白的真理，可是在艰难的漫漫长夜里，我也许等不到明天就已经死去。

想着，眼泪已经滴落到窝窝的脸上，恍若砸痛了她，她哼了一声，恍若什么都没发生，就又转身睡去了。我伸出手臂，将她揽入怀中，似九天揽月。

哺乳期的窝窝，嗓门其大，父母觉得她吵，刘昆嫌烦，夜里我叫他帮忙给窝窝换尿布，他抱着被子气呼呼地地转身就去了客厅的沙发，我追过去，他又跑到厨房，宁愿学大白马站着睡也不肯搭把手。就是这样。

窝窝在屋里哭，他在外面生气，我夹在中间，还是跑向窝窝，拍她，哄她，给她哼跑掉的歌儿，直后悔怎么当初没跟我妈多学两首《摇篮曲》。懒得理会跟她争风吃醋的爹了。



就在窝窝坚持不懈的吵闹声中，刘昆终于找到可以彻夜——几天——几个星期不回家的理由，剩下我一个对付窝窝，就在与窝窝的对抗与对峙中，我越来越爱我的小窝窝了，把刚开始对刘昆不归的郁闷心情放回给他。我带着窝窝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地住着。

某个象天堂一样暖融融午后，不知道是我把窝窝拍着了，还是她把我哄着了，我从梦中醒来极力想要弄明白我是在这儿还是在那儿的过程，我看见窝窝在那儿揪着床单撕扯，玩得挺开心，刚想要笑出声来，偶尔的一回头，看见我爸站在门口，正对着窝窝出神。窝窝象自己给自己配了音，发出嘎嘎的笑声，拍着藕样的小手，全然没看见门口的观众。

我爸突然看见我看他的样子，赶紧咳嗽了一下，转身走了。我长出一口气，伸了个懒腰，把窝窝放在下午的阳光正追进来的光圈中，让她能晒到太阳。她依然自顾自地忙着，而我知道，窝窝已经替我跟我的父母和解了。我对我的窝窝感激不尽。

刘昆的生意一泻千里，再没有挣出超过一万块钱数额的人民币，他把这霉运归罪于窝窝的出生，因此他奋力摆脱。

在今天的黎明出现之前，他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我们娘俩，投入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据米多西线报，那个女人时常出入新红妆女子俱乐部，非常有钱，但钱怎么来的，不得而知，目前正单身的米多西预备慢慢查来然后再报告给我。反正她闲着也是闲着。



第3章

白天的心情与夜晚的，极不同，我躺在黑暗的边缘，伸手看得见隐约的五指，黎明从我的指缝里洒落进来。

又是一天。

窝窝睡得正好，整夜未眠的我，对镜扒拉着黑眼圈，叹一口气，进卫生间冲凉去了，哗啦哗啦的水声，也掩不住我对自己的心疼，想要恨谁，却是不能够，只是没来由地想念，想念我不知道凭什么非要想念的东西。

从遥远的哪儿哪儿传来阵阵的哭泣声，象是内心苍凉的泪水，呼应着水流，打在我忽冷忽热的身上，没顾得上深切感伤，我突然意识到，那是窝窝在找妈妈的信号，我赶紧关掉水龙头，光着身子，就窜到了窝窝的身边，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才是不到夏天的春季，就已经是三伏天的气候了，怕热的窝窝，脱成个光屁溜睡去，我们娘俩皮肤紧贴着皮肤，相依为命着。她滑溜溜的蹭在我的身上，我简直爱她爱得五体投地，她却浑然不觉地只顾埋在我的怀里，一个没忍住，我吭哧在她圆滚滚的胳膊上咬了一口，留下了一排牙印，她哇



啦哇啦的大哭起来，哽咽地说着：“疼！疼！”

我谄媚地哄她，讨好地对她说：“今天窝窝不用去上学了，跟妈妈一起到西拉花店去玩。”这招果然灵验地止住了她的哭声，她用小手在我的乳房间跳跃地摸索，引得我麻匝匝的痒，我没出息地又想起了刘昆，他已经多久没在我身体上摸索停留了？

我用自行车载着我的窝窝踏上了去往西拉花店的街道，街道两旁长满了稀疏的树，正是上班的高峰，个个的脸上，写满了绝望无奈沧桑，看不出半点喜悦，跟我一样，我的苦痛似乎也减了半。

自行车蹬得其慢，车后坐的窝窝眼睛不够使地望着路上的虚假繁华，可惜北京却不是个鲜花盛开的城市，我骄傲我的西拉花店。花香满心。

它是我跟刘昆斗争的结晶，他不再给我们娘俩家用许久之后，我找米多西借了12万块钱，租了这个店铺，还没想好做什么用途，刘昆就跳出来把我大骂了一顿：“就凭你也能办成事？12万块钱？你当是个小数目，给我做点什么不行啊？你？你想用这个店铺干什么？”

想干什么？我怎么知道。

说话间，正好有人给刘昆送来了一大捧鲜花，看着他搂着鲜花陶醉的样子，我顿时有了主意：“我要开个花店。”把我和多西的名字都镶嵌进去，就叫西拉。看我实在不大解风情，刘昆从鼻孔里冷笑着抱着鲜花离去，一副，“你要能把这个花店开成，我倒赔你12万。”的架势。

西拉花店开张，姐姐米多西楞把爹妈拽了过来，稀哩哗

